

卷五十四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五十四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長其長無一家而不親其親長其長合億兆之家皆如一家人父子兄弟然倫理以明風俗以美乖爭陵犯之不作而均齊方正如一矣噫天下之平至於如此豈非比屋可封之俗雍熙太和之世也哉

禮義補卷第五十三

禮義補卷第五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理上

易萃主假有廟

程頤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群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未裕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

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獮能祭其性然也。

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程頤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

下之渙散。至於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

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

繫人心合離散之道莫大於此。

胡炳文曰享帝而與天神接立廟而與祖祢交。皆

聚已之精神以合具渙者也。

臣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之生物散其

於萬類。祖之生孫。散其氣於衆支。人乃物之一

而人君於衆人之中。而為天之宗子。萃上天生

物之全氣者也。吾所以得天之全者。承吾祖吾

考之所得於天者而有之。以為吾家之宗子。人

物莫不得天之氣。而吾獨受其全。子孫莫不受

祖之氣。而吾獨受其正。必欲合萬類之散。而咸

歸於天。是以享帝于郊。合衆支之散。而咸依乎

祖。是以享祖于廟。是則郊天享帝。非獨以之報

本。而反始。蓋郊祀以奉上帝。所以收天下渙散

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萬物之生一天也。廟享

以祀祖宗所以收一家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
其知百世之傳一祖也。內而一家之心不散則
彝倫攸敘九族既睦倫理以明恩義以篤聯絡
而親比確為磐石之宗天下之人孰敢侮予哉
由中而達外地非一方人非一姓莫不與其水
木本源之念。江漢朝宗之心勢雖分散而心則
同歸地雖隔越而心則嚮往不出壇墀之間堂
陛之近而天下之太億兆之衆其心畢萃於此
矣。先儒謂繫人心合離散之道莫大於此豈不
信哉

類于上帝精意以于六宗望望而于山

川名山川徧周于群神丘陵墳衍古

孔穎達曰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
祭之史略文耳

蘇軾曰古者郊天必及天地間尊神此之禮六宗
望山川徧群神蓋與類上帝為一躰爾

朱熹曰類禮望皆祭名類謂非常祀而祭告于天
其禮依郊祀為之上帝天也宗尊也所尊祭者其
祀有六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胡宏曰國有大事告于天地以及群神祀之常也

祀上帝謂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臣按帝舜攝位之初既已受終于文祖而又類于上帝以及於上下神祇獨於后土之終闕焉何也意者類之為言方以類聚之類也所謂依郊祀而為之祭乃是漢儒以解周禮者未必虞時以類名祭之意也竊恐天地常祀或分祭而於非常之禮則類合天地而祭之所祭者以上帝為主而類聚群祀以為一禮如蘇胡二氏所云者夫論禮者當原其本初而漢儒議禮率多以成周為主而強牽在前者以合於後虞書此

數言者萬世經典言祭祀之始先於成周千餘年要當以之為正其禮雖為攝位而祭告實則當時常行之禮亦萬世當行之禮也

益曰至誠感神

朱熹曰誠感物曰誠益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

商書伊尹申誥于王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蔡沈曰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

臣按誠之一言感神之本自古帝王傳授心法

之要不過此誠而已是誠也首見於虞書然言其義而已未始指言也指言以示萬世實始於伊尹之此言夫帝王之道無一而不本乎誠而於感格神天之際尤其精禋者為承天命以居帝位而主百神之祀者要當以是誠為本

傳說進于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

蔡沈曰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

且已曰嗚乎王司也主敬民罔非天胤也嗣典祀無豐年

昵

蔡沈曰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徵福於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呂祖謙曰高宗恭默夢帝精神素與天通又聰明憲天脩德又與天合故於祀事略過豐飛雉隨即應之此雖過於厚亦過也精誠積久天既賚之過失微形天遽做之固見天之做君無私亦見天之愛君甚速也黷于祭祀禮煩則亂說已知高宗之備在此旨哉惟眾領略警省深矣而此心終難除

氣質偏厚者尚難變乃知行之果為艱也

臣按蔡氏謂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為祖已戒其祀無豐昵而黷于祭祀傳說亦嘗以進戒蓋因其失而正之也有商盛時大臣事君以道其君於祀神之道少有過豐即相與諫言不肯放過過於厚者猶如此況其過於刻薄放肆者哉後世人君往往昵嬖倖奉邪術備所不當備之物祭所不當祭之鬼褻天而瀆神費財而害民遂因而致災異之變起禍亂之端者亦有之矣非獨為君者之失

而一時所謂大臣諫輔者默然而罔聞知不敢一言以形於奏牘甚者又從而開導從吏之而為之營規制作讚頌噫斯人也其傳說祖已之罪人歟

周書周公曰王肇稱殷也禮祀于新邑成秩也序無文

不祀典

蔡沈曰言王始率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

臣按祀典固有常禮然於祀典之外而義所當祀者亦先王之所不廢也然謂之義者必合於

人心之宜當於天理之正者也。否則非義而不可祭矣。非惟吾不可祭，而神亦不吾享矣。

多士王若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蔡沈曰：明德者，所以脩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

臣按此言乃周公託為成王之言，以告多士也。

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莫不恤祀，則是自古帝王為治，莫不以祀事為先可知矣。然祀而謂之

恤者，蓋祀所以交神明，非獨以致人之敬亦所以安神之靈，而廢祀則神無所嚮矣。殷之民士

不明厥德，多廢其歲祀，蓋於神有所不暇恤者。

矣。此成王所以舉其先世明德恤祀之故，以為

之告欤。

呂刑王曰：乃命重即義也黎即和也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群后之逮在下，明明顯明之理，棐擊常彛之性，鰥寡無蓋無有蔽蓋。

呂祖謙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

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

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

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

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

於正人心，首命重黎脩明祀，與天子然後祭天地

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焄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群后及在下之群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

蔡沈曰。按國語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

按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是以神在之興。皆於衰亂之世。然必在上之人。有以惑亂其心而興非鬼之祭。以求無望之福。然後下之人從而應之。謂福可以禱而得。禍可以祈而免。不信人道而信鬼道。不行正術而行邪術。棄經典之所載。而徇異端之所為。由是天地之氣亂。幽明之理微。蚩蚩蠢蠢之民。心無所主。而邪偽之徒。乘其所蔽。而惑亂之。脇之以禍害。誘之以福利。如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知其然。

制為祭祀之禮。拱手其有序，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以格夫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是則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臣請於凡天下神祀，非夫經典所載及

祖宗以來著在祀典者，一切革去。凡夫世之所謂扶鸞降聖、追魂攝魄等術，不許士民習學崇奉。違者治以重罪，是亦正人心息邪術、弭禍亂之

一端也。

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養時曰官，吏民士可馭也。神者幽而無迹，又安得而馭之？蓋古者雖敬於神，而未嘗聽於神。三時不害，則奉樂以告之；牲牷肥脂，則奉牲以告之；有功者無不報也；犧牲既成，粢盛既備，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無功者無不奪也。是以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凡祭祀必致福于國，國有大故，合禱祠必及命于國，蓋其神歸王所馭也。先王設廢置刑賞之法，雖至幽而鬼神亦在吾操縱闔闢之內，是其為則未嘗略也。又况祭祀不離於九式，初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

臣按人君為神人之主有人民社稷之寄凡其所以為法則以治都鄙者不惟馭乎民而必先有以馭乎神焉夫謂之則者一定之制可以為人之濶者也凡夫天下大邦小國一都一鄙其所當祀之神當秩之典其法則皆統馭之於上焉不可得而僭也不可得而廢也未有者不敢創其始已有者不敢廢其成必承命而後敢行既畢事而必反命先王所以馭世立法其嚴如此此法誠行安得有倍臣而旅泰山諸侯而行郊祀者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與祗同鄭玄曰建立也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

臣按禮有五吉禮為之首禮而謂之吉者以祭祀有受福之理也吉禮之別十有二大宗伯掌之大宗伯之職掌邦禮而禮之大者在祀故首以為言上言建邦據王言也下言佐王建保邦國則統侯國言之矣謂之建者謂封國則頒祀也謂之保者謂祭祀則受福也所謂祀之享之

祭之凡十有二分見各條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立陵墳衍各因其方

王安石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

吳澂曰右社稷右陰也地道尊右左宗廟左陽也人道尚左此云左右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兆為壇之管域也五帝五方之帝也五帝而兆止於四

者土與火相生以相繼蓋同兆於南郊也四望者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蓋以氣類為之位也山川立陵墳衍於四望各山大川之外又有當祭者各因其方而祭之也

臣按宗廟社稷內祭也故其神位在廟內五帝四望以下外祭也故其神位在郊外若夫山川立陵墳衍則又各順其所在而為之位焉國之大事在禮七官之大者大小宗伯大宗伯掌祀

神之禮。小宗伯掌禮神之位。位者，棲神之所。禮者，事神之儀也。神必有所棲，然後禮可行。禮必有其儀，然後神可接。此成周設官之大意也。一肆師陳列祭之官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

鄭玄曰：大祀，天地宗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山川百物也。物也。臣按：天神地示人鬼皆國祀也。即其祀中皆有三等之差，而以玉帛牲牲明其大小焉。然

祀也。各當其時以祭之。以時序為先後之序，不必先大後小也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長貞也。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筮祝。

賈公彥曰：此六辭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曰六祝之辭。

吳澂曰：順祝者謂天人和同，納于大順也。年祝者謂五氣時若，常大有年也。吉祝者謂歛時五福吉無不利也。化祝者謂化被六極，以為和氣也。瑞祝

者謂天不愛寶形為上瑞也。筮祝者謂龜筮不違於人是謂大同也。

臣按大祝者祈祝大事也。郊天地祀社稷享宗廟先王既盡內心之誠於備物之祭然無辭說以通達焉則無以致吾感格之誠故設大祝之官掌六祝之辭所以薦吾之誠而祈神之嘏也。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禳五曰攻六曰說。

王昭禹曰夫鬼神示與秋之於人幽明異勢疑若不可同也然鬼神依人而行先王與鬼神合其吉

凶則同鬼神示固有其道矣。所祈如此亦以與民同吉凶而已。

臣按大祝所掌之祝辭六皆所以祈福祥也。而所祈之事又有六焉類則聚於一若類于上帝也。造則請其所若造于祖也。禴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禳若春秋祭禳之屬。攻若翦氏以攻榮攻之之屬。說謂辭以責之若庶民以攻說禴之之屬。凡此皆所以祈福祥也。夫福祥之所以為福祥無災禍之謂也。去其災禍則福祥在是矣。祝者其辭祈者其事大以祝辭事鬼

神而祝之中又各因其事而祈之以同乎鬼神
易所謂與鬼神同其吉凶其斯之謂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
曰齋號六曰幣號

吳澂曰號者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神號者尊天曰
皇天上帝鬼號者尊祖曰皇祖伯某示號者尊地
曰后土地祇牲號者牛曰一元大武之類齋號者
黍曰鄉合之類幣號者幣曰量幣之類致美於牲
幣所以致敬於鬼神也

臣按所謂號者易其常名以為美稱用申其所

以尊而敬之之心焉

禮記曲禮曰踐履也阼主階也臨祭祀內事曰孝王其外

事曰嗣王其

陳澔曰祝辭稱孝王其者事親之辭嗣王其者事
神之辭也

吳澂曰宗廟所祭者一家之親內神也故曰內事
郊社及山川之屬所祭者天下一國之神皆外神
也故曰外事

臣按其者天子之名也孝三其嗣王其皆祝辭
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禘。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禘。大夫祭五祀。歲禘。士祭其先。

呂大臨曰：此章泛論祭祀之法。天子繼天而王，君天下而有之。冬至祀天，夏日至祭地，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五祀則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雷秋祭門，冬祭行。此所謂歲禘。諸侯有國，國必有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所君之方。及山川不在境內者，皆不得祭。故曰方祀。大夫有家，不與山川之祀。所得祭者五祀而已。天子至大夫言祭百神而不及其先，惟於士言者，與

明重且言士有不得祭者也

臣按先儒言天子祭天地則天下之事諸侯者

祀則一國之事，大夫祭五祀則一家之事，士祭先則一身之事。蓋德有隆殺，故所祭之神有大小。業有廣狹，故所祭之神有遠近。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呂大臨曰：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不可復祀也。舉之莫敢廢如已脩之壇墠而輒毀已正之昭穆而輒變也。非所祭而祭之，如法不

得祭與不當祭而祭之者也淫過也以過事神弗享也故無福

陳淳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古人祀典品節一定不容紊亂在諸侯不敢僭天子而祭天地在大夫不敢僭諸侯而祭山川如季氏旅泰山便不是禮故曰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淫祀皆是不正之鬼假如正當正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便是淫祀

臣按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

也若楚昭王之不祀河甯武子之不祀相比皆變易舊俗而趨之正則於禮為得矣

王制夫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陳澔曰視三公視諸侯諸視其饗餼宰禮之多寡以為牲器之數也因國謂所建國之地因先代所都之故墟也今無主祭之子孫則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以其者甯有功德於民

不宜絕其祀也

朱熹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下者。這一箇神明是甚麼大。如何有此。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

臣按祭祀之禮。在上者可以兼下。在下者不可以僭上。荀卿曰。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夫。是也。蓋天子繼天以出治。凡其治之所及其人民土地。皆為所有。是凡在天成象者。

月星辰之類。在地成形。若山川丘陵之類。人生其間。若先代聖君賢相。名臣烈士之類。其精神氣魄。皆與之相為流通貫徹。雖其物之殊形。其人之已往。然吾一念之誠。既立於此。則彼雖高。高於九霄之上。纍上於萬里之遠。寥上於千百世之久。莫不翕聚於形靈之間。感孚之際。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苟縱欲敗度。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攘竊神祇之牲犧。牲則吾之精神。既不于於冥上之間。而神之氣類亦不形於昭昭之際。朱子所謂天上許多星

哀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有必然者矣噫
彼昏狂之君至謂祀無益謂神無能為而荒誕
者又馳心冥漠之域而靈財勞民以從事乎鬼
教二者之失均焉惟禮所得為者為之斯為中
道矣

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為越

猶躡紼輶車而行事也

鄭玄曰不敢以卑廢尊也

孔願達曰私喪卑天地社稷尊雖遭私喪既殯已
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未葬之前屬紼于
西祭天地社稷須越躡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

文宗山川之神則否

陸佃曰不祭謂宗廟爾即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
之是之謂越紼

臣按宋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比問程頤頤謂古
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
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張
載正之曰父在子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
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
以非禮見也故不如無祭臣竊以為後世人君
往往于柩前即位而喪服用以月易日之制事

事皆從古矣而獨於祭祀之禮必拘古制可乎
設遭大喪果終三年之制則郊社宗廟之禮特
遣禮官攝行如周禮大宗伯所謂有故則攝行
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頤之說可也
以上總論祭祀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四

行義補第五十五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理下

禮運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
定天位也天下知尊君之位定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表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
以本事也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風雨節禮行於社而百

貨可極焉謂地不受寶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謂

下皆知服禮行於五祀而正去則焉謂貴賤之禮

孝慈之道